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但连我自己都回答不了。在我自己看来，无论我怎样努力得想要活得肆意而又潇洒，过小的格局还是阻碍了我迈向更远的征程。也许我终究会无奈地选择更普通，更平凡乃至平庸的生活，我还是想在我要奔三之际，把我活过这二十年撕裂开来，拆成零星碎片，当故事讲给自己听，也讲给有耐心看这篇随笔的你们听。事实上，无论真实的我是怎样的人，终究是这一段段经历造就了我。我的文笔也不算出色，随笔嘛，想到哪就写到哪了，沿着我的回忆走，我把我经历的稚嫩、成长、快乐、情谊、痛苦，也许还有跟自己的和解，一切的一切，讲给你听。

我出生在一座小城中村的普通家庭，说是普通家庭，小时候的我也确实让人羡艳，老爸是警察，老妈是老师，调侃一下自己，在当时并不发达小城的中，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的后代了。有一对上过大学的父母确实算是年幼时代我的一件幸事，相对于其他“不打骂不成材”的虎爸狼妈式的教育，父母的“怀柔政策”倒是让我的童年比起很多人都幸福得多。也确实是我年纪小，父母当时也年轻，在不清楚他们亲生儿子潜力大小，没法预料这之后十年社会压力骤增的情况下，“望子成龙”在我的家庭中体现得不甚明显。除了睡醒没事干给我灌输灌输诗词歌赋，童话寓言以外，我的幼年时期基本都浸泡在幼儿园“没羞没臊”的快乐中。喔，对了，说起幼儿园，就不得不聊起我幼儿园也转过学的事，记忆里最初是在一家楼房作教室，小区花圃作操场的幼儿园上学，那玩意今天应该叫托儿所，那里的老师，一个比一个人才，小爷我在教室放了个屁都要跟我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打小报告，换今天的说法就是“作”，我妈没什么，倒是我，那委屈确实受不了，天天眼泪哗啦啦的，后来有一天，资本主义的压迫终究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揭竿而起，小爷不忍了，于是就跟其中一个老师说，你要是再说我的话，我就让我爹拿枪崩了你。好家伙，现在想想我当时真够爷们，小小年纪就学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血脉资源达成目的。老师被我唬住了，结果可想而知，就以这次莫名奇妙的“威胁”为导火索，经过几个星期的协商，我妈还是得出了我并不适合这所幼儿园的结论，我想大概是我妈觉得只会打小报告的老师不配教她从小就悟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天才儿子吧。转去的幼儿园已经颇有“学校”的规模，有专属的操场，专属的教学楼，我也有了更多玩得来的朋友。至于老师，尘封的记忆中他们的痕迹也随着岁月消逝了。除了自己皮在男女混合厕所被一个女生撞了一下摔了一跤把头磕破了，外加把“凶手”的名字记错成另外一个女生的名字，让一个天真无辜的小女孩遭受了他爹长达两个星期的严刑拷问以外，并无大事发生，这里就不加赘述了，有意思的故事还多着呢，我还是小屁孩这一段，就先到这里吧。

我是六岁出头上的小学，在我们那边算是稍有点违规的早龄上学。一到四年级，成绩平平，唯一的亮点就是超听老师的话。当时我很清楚怎么才能让老师高兴，并且以此来减少麻烦，增加福利。以至于每当我再想起小学早读时吼着嗓门读数学公式 a + b = b + a时，我都羞耻得快要钻到地下去（小时候的早读安排得实在是毫无意义，至今没想明白为什么会有数学早读这种东西的出现）。放弃了“尊严”做这种哪怕是自己都觉得憨的事情还是有好处的，每每老师笑着以一种看女婿的赞赏目光看向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乖孩子的好印象在他们心中正在一步步地巩固。大概很多我的小学同学至今没想懂，为什么大家都是一起折飞机飞下楼，一起滚泥潭，或着同样在上课时没抄完老师写的读音笔记，受罚的总是他们。我只能说，这就是年轻的代价，他们都太年轻，稚嫩的内心装不下一个”千年老阴逼”的算计，至于有没有给他们留下童年阴影，这就不是我能管的了。尽管成绩一直处于中游，但是我的文字音乐运动天赋在这段时间开始被我爸妈强行组装起来，说是强行，其实我也不会太排斥。不过我确实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大家都跟风去读《论语》《百家姓》的时候，我却偏爱《鬼谷子》《孙子兵法》，尤其是偏爱《鬼谷子》，当时候我觉得作为纵横家的始祖人物，一手拨动春秋战国风云的鬼谷实在是老帅了，于是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颗“算计天下”的萌芽算是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了。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算是我对“纵横”的初步运用。当时班里有位看着很“社会”的大哥，看着很讲义气，也挺能打，好巧不巧，班里还有另外一位学过功夫的哥们，至于是什么功夫倒是忘了，似乎是咏春吧。当时我就很好奇这两位风云人物一旦干起架来谁更能打，于是凭借我出色的“间谍能力”，我去当了那位社会大哥两个星期的小弟，然后在某一天两个人都在操场时跑过去跟大哥说鱼日（就那会功夫的老哥，印象中就这名字）揍我，不出意料，大哥还是好面子的，欺负他小弟这事他能忍？直接就冲过去干起架来。打得那是有来有回，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确实有几招把式。不出五个回合，两位“武林高手”就被老师抗走了，公然打架谁的惩罚都不轻，估计也被骂了半天。不过一个自恃大哥风度没供出我，一个确实啥也不知道，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虽说这“挑拨离间”当时用得稚嫩，但确实是我“禽兽不如”的小学生涯一次成功的尝试，不得不说，当别人如提线木偶一般按着你的套路走的时候，真的会有莫名的.....成就感。除了读书以外，我爸妈还出“巨资”让我学了钢琴和乒乓球，我音乐天赋还行，五年级就过了钢琴的业余七级，倒是运动天赋，一言难尽，没学多久就被教练说不太适合打乒乓球，没啥天分。所幸我妈好说歹说让我坚持了下去，后来也确实让教练刮目相看了，至于现在，两样的忘得差不多了。但确实如我妈所说，学了东西总不亏，无聊闲暇的时候，打打球，练练琴，也算是陶冶情操了。

五年级是我的转折点，但跨度之大，至今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玄幻。在五年级之前，我成绩在一个四百多人的年纪里顶天了排到一百多，正常发挥就是二百上下，直至一次分班，当时一位英语老师因为他们班没分到我很懊恼，还说我要是努力一下全级第一是可以拿到的。我也没明白她对我是哪来的信心，也许是认错人了，但确实给天真无邪懵懂无知的我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也许是厚积薄发，也或者自信真的给人以力量，五年级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真的就拿下全级第一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五年级那一年，我就考上了我后来的初中，佛山市的华英学校，因为年龄太小，思考再三，终究也还是没去。不过小学我还有一件事情心理挺过意不去的，在五年级下学期（似乎是？），当时我们班转过来一位高高瘦瘦的哥们，当时